

·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

诗歌研究史料选

龙泉明 编选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诗歌研究史料选

龙泉明 编选

责任编辑：官 宁

封面设计：邱云松

版面设计：王 凌

诗歌研究史料选

龙泉明 编选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625 插页4 字数375千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册

ISBN7—5408—0267—7/K·7 软精定价：6.34元

目 录

第一辑

这时代的诗歌

茅 盾 (1)

论我们时代的歌颂

田 间 (3)

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

诗歌座谈会 (9)

略观抗战以来的诗

胡 风 (21)

抗战以来的诗作检讨

“文协”成都分会诗歌座谈会 (28)

今日的诗

力 扬 (35)

诗歌民族形式问题之我见

黄药眠 (42)

关于诗的民族形式

力 扬 (47)

谈诗歌

方 敬 (57)

论新诗

老 舍 (63)

诗的散文美

艾 青 (66)

关于新诗的用字和造句

座谈会 (69)

诗的光荣，光荣的诗

《诗》志同人 (83)

诗与生活

臧克家 (98)

论诗的诸问题

胡 风 (100)

人的道路

李念群 (104)

论诗的创作

黄药眠 (112)

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

李广田 (132)

诗歌底创作

郭沫若 (142)

新诗的前途

闻一多 (153)

向黑暗的“黑心”刺去

臧克家 (156)

• • •

新诗话

为民主歌唱

为诗人们打气

民间、民主诗人

抗战与诗

方 敬(159)

柳 倩(164)

茅 盾(166)

茅 盾(171)

朱自清(175)

第二辑

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

人的花朵

——艾青与田间合论

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我怎样写诗的

诗人的知识分子气

我怎样学写新诗

孟 辛(179)

吕 荧(187)

艾 青(226)

艾 青(252)

周 扬(260)

臧克家(265)

论艾青

端木蕻良(268)

臧克家论

孔 休(288)

抒情时代 叙事时代

王亚平(314)

我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歌唱

臧克家(332)

艾青和田间

闻一多(341)

绿原片论

亦 门(343)

第三辑

序《高兰朗诵诗集》

陈纪滢(360)

艾青的《北方》

邵荃麟(366)

评庄涌的《突围令》

黄 绳(370)

关于诗与田间的诗

杨云逵 胡 风(385)

为了胜利

——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

艾 青(394)

诗评

雷石榆(402)

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朴素的歌》序	艾 青(414)
四季读诗小记	
	胡 风(430)
《给战斗者》后记	
	胡 风(437)
诗人的忧郁	
——读王亚平著《生活的谣曲》	简 瓌(441)
时代的鼓手	
——读田间的诗	闻一多(445)
诗人的偏爱	
——读臧克家的《泥土的歌》	简 瓌(450)
诗人的声音	
——论方敬的《雨景》和《声音》	李广田(454)
沉思的诗	
——论冯至的《十四行诗集》	李广田(464)
论袁水拍的诗	
	徐 迟(486)
《绿叶集》	
	长 之(496)
读《十年诗选》	
	吴组缃(499)
愤激的什篇——《火雾》	
	李岳南(505)

关于马凡陀的山歌

默 涵(508)

由《民主短筒》谈到政治讽刺诗

黄药眠(516)

《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

劳 辛(528)

读黄宁婴的诗

邵荃麟(535)

论《大渡河支流》的主题和人物

钟 辛(551)

● 这时代的诗歌

茅 盾

在广州，最近出现了不少的歌咏这大时代的诗歌。单举我所读过的，已有蒲风的《抗战三部曲》，林焕平的《新的太阳》，黄宁婴的《九月的太阳》，青鸟的《奴隶的歌》，雷石榆的《国际纵队》，零零的《时代进行曲》，温流的《最后的吼声》，克锋的《赴战壮歌》，都凡八种。而散见于各报各定期刊尚未结集单行者，或已结集而未出版如雷石榆之近作《华南我保卫你》，尚不能计数。

不但在广州，即以全国而论，抗战半年以来文艺作品最活跃的，也是诗歌。

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炮火使我们的血液沸腾，壮烈的斗争使我们的灵魂震撼，可歌可泣的事太多，此时此际，只觉得非用诗歌这一形式便不够淋漓尽致。”这话就说明了当前的文艺作品何以让诗歌为最多。

中华民族正以血以肉创作空前的“史诗”，大时代的鼓手由来就数诗人第一位。诗歌活跃于今日之文艺界就正是极合理的事。

新诗歌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因为种种技巧上的限制，

新诗歌在十多年来迂迴曲折经历过不少艰苦，其间又曾一度为风靡一时之技巧第一主义论者所误，而陷于纤巧，有形式无内容。记得一年以前，尚有人发为偏颇之论；谓十多年来，诗歌最无进步。现在，时代的暴风雨来了，诗歌的暴风雨也跟着降临，所谓洗尽铅华，真是痛快之至。

以目前的成果而言，已有几个特点应当大书特书。第一是步步接近大众化。诗人们所咏叹者，是全民族的悲壮斗争，诗人们个人的情感已溶化于民族的伟大斗争情感之中。第二是并不注意于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从来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无病而呻的诗歌，总是刻意求工，然而结果它所谓技巧只是矫揉造作，虽复悦耳娱目，但刻划无盐，弥觉可憎。只有诗人们为热情所鼓舞，为伟大的时代所拥抱，以耳目所接，心灵所感应，发自心声，然后情绪与节奏，自然和谐，所谓不求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上举各诗人之作品在技巧方面虽有程度之差别，但“不求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这一点却彼此从同。最后第三，是抒情与叙事溶洽为一，不复能分。这又是我们这时代诗歌应有的特性。

就文艺的各部门而言，诗歌最能深入广大的民众。这一文艺的武器现在已开始发挥它的威力，它一定还要向前猛进。但是迄今为止，似乎出版家尚未改变其忽视诗歌之成见，这从广州出版的许多诗歌集都是同人集资印刷而可得明证。这或许只是暂时的现象。我希望它只是暂时。

诗歌的新纪元到来了，祝福所有歌咏抗战的诗人！

1938年1月20日，于长沙

（原载1938年1月26日《救亡日报》）

● 论我们时代的歌颂

——一个诗歌工作者向中国诗坛的祝福

田 间

最尊贵的歌颂动员了，这歌颂冲荡在铁与血之间，在子弹与泥土之间，在夜与黎明之间，在侵略中国的仇敌与保卫中国的人民之间，是我们底忠勇的战斗者在歌唱了。他们已经离开了母亲的爱戴，妇人的怀抱，儿女的呼唤，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村落，个人的房舍，而奔走，而叫啸于亚细亚暴风雨的年代底狂暴的天空下，于充满着忿恨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大路上，穿过射击，穿过肉搏，而开始了一个贯串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屠杀的这殖民地底遍野的群众的歌颂，行列的歌颂，合队的歌颂。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我们的残暴的悲剧里，以骨肉抵御，以血反抗，在写着百万年代一直不可磨灭的，一直照耀着中国已生将生的子孙们底回忆的日子的史诗。

当守卫着我们底前哨的斗士，当守卫着我们底田园的斗士，在唱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以养育着全中国人民底复活的歌颂似的日子，我们底诗人哪里去了，为什么显得没有声息了。

对于我们底仇敌不可宽容，对于我们底仇敌必须扫除的日子，而对于我们底斗士不可冷淡，对于我们底斗士必须援助的日子，为什么显得没有声息呢？我们底诗人！

在今天，我们底诗人，为什么显得没有声息呢？炮火燃烧以来。虽然，我们曾经兴奋地见过《国际纵队》，《抗战三部曲》等出版的热烈，然而，狂喊是不是情绪的饱满呢？泛叫是不是突入了人民大众底颠沛的离散的受难的心呢？是不是能够画出他们底挣扎的愿望的痕迹呢？虽然，我们曾经欣喜地听过“为祖国而歌”，“同志”，“血誓”，“战儿行”，“起来，八月的风暴”，“旗差”，“给敏子”，“他起来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要战争——一直到我们自由了”片片的呼声，然而，这些可爱的呼声，殖民地底人性的呼声，给与这浩荡和广大的四万万五千万奴隶之群，给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响动了的但是我们不能预言是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或甚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才能止终的长期的神圣抗争就够满足了昵？

不呵！

不呵！在今天，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勇敢地，泼辣地，坚强地，响亮地，不可受欺侮地，不可受禁止地，不可受迫害地，站在我们燃烧的火夜之中歌唱着，把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从我们底手里，从我们底灵魂里，从我们底宣誓与祝福里，传达到这殖民地底每一个污秽的，阴暗的，镣铐和锁链在奔走着，不自由的角落里，传达到每一块沾染着弱小民族的呻吟、惨叫、狂呼的气味的土壤里，传达到那已经被杀死了的殖民地儿女与将要被杀死的殖民地儿女的躯壳里，传达到这殖民地底恐怖恐怖的村庄，血腥的栅栏，以及那些不能被主人哺养着的吐出最后的呼吸，呈出最后的面色的牺牲，小生命里……

我们是颤栗在羞耻里面，苟安在卑污里面的，一个没有自

由没有幸福的黑暗的民族。我们底祖国，我们底乡村，我们底家，更没有一点平安，更没有一点光明，更没有一点暖气。

今天，我们底诗人，伸出你底眼睛眺望吧；

在这殖民地每一个人生活着的地方，呼吸、睡眠、灯光、自由也不能平稳——因为叛乱、射击、枪杀……就袭来了。而我们中国最需要的国民已经把灯光扭息着……把自己躲藏着，过着日子……。

在今天，作为一个殖民地诗人的任务，是应该赴汤蹈火的，是应该把中国和他底人民推动向这神圣的民族战争的疆场，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而中国和他底人民，会热叫着殖民地底诗人，再把中国和他底人民唤醒呵！象瑞典人民唤着赫休斯顿一样地说：再把瑞典和瑞典底人民唤醒呵，赫休斯顿，中国和他底人民会热望着，有如苏联底马雅可夫斯基，有如《起来哟马加儿人》的作者匈牙利底彼得斐，有如《假如我们应该死掉》的作者黑人麦开，有如《给鞭挞我的残酷的世界》的作者黑人克伦……我们底诗人能够在混乱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吗？能够把诗人自己底武器——歌颂的笔尖，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最紧张处，把歌颂的颜色涂染到人民生活的最切实处，把歌颂的调子唱到人民大众生活的最生动处吗？这样说，不是祈祷我们底诗人把他底力量回顾到飘忽的，神秘的，苍茫的境界，这样说，不是祈祷我们底诗人一定要创造着那非经最大的工夫就不能成功的，人类最崇高的象荷马的《奥得赛》一样的史诗，象哥德的《浮士德》一样的诗剧，在这人民大众从水深火热的中国急切地企待着我们歌颂的日子，伟大的史诗和诗剧，是要装载着今天中国人民大众底斗争的整个故事，伟大的史诗和诗剧产

生的节日，是要依赖我们底诗人今天最良善的、最忠实的、最大胆的创作的过程。所以，为着创作伟大的史诗和诗剧，今天我们底诗人必须接受生活的教训，必需准备未来的史诗和诗剧的篇幅的每一小章，每一小句，甚至每一个有生命的字汇。是的，我们底诗人已经提议了报告诗、朗诵诗……诸样式的尝试，这是很好的提议。不过我们又将怎样解释报告诗、朗诵诗等必须的适当的表现呢？我们不会忧虑到今天在亚细亚东部的奴隶诗人——这些提议者底用心是在于报告个人的，朗诵个人的，而我们诗人底目的正是要起来斗争，在要报告或朗诵这动乱时代中的真理底仇敌与真理底拥护者，在要报告或朗诵叛逆的案件与正义的案件……无疑地，报告诗、朗诵诗等底功绩是在于能写在人民底斗争生活里，人民底斗争的胸怀里，让人民了解我们底诗人，就是在他们队伍里面。我们底诗人也不幸得很，任何他底歌颂，也不能有他底多少读者，在这虽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底辽阔的国度。当然，我们底诗人，不能把他底歌颂趋向低级化来拉拢大众，来毒害大众，所谓大众化的意思，我们以为是在于我们底歌颂不能离开人民底战斗的意志，和我们诗人自己底生活也在人民底生活之中。我们底歌颂人民能得多了解一点，多欢喜一点，就是诗歌平民化底不屈不挠的努力多进步一点，多得一点效果，也多证明一点文学大众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在一些地方，为着要我们底歌颂能接近人民，能够吻合人民底生活之路，在一些地方，为着要我们歌颂叫出情感，能叫出事实……我们在祝福着我们底诗人，去找寻道路，去探索方向，去讨论形式，但我们更祝福着我们底诗人，首先考虑一下吧，首先要向今天人民大众倾向战斗的情感里面

考虑一下吧……过去的许多歌者，他们曾经暴乱地无知地制造着五更调小放牛……一类颓靡的谣曲。这充满了灰色的，屈服的，溶解精神和战斗力的音节，固然为过去顺民所熟悉，固然为过去的顺民生活在酒馆里，生活在娼院里……所唱过了的，但时代流动了，人民柔顺的姿势也变动了，他们底受苦，他们底遭殃，他们底遇敌，使他们不能再随便地歌唱了。他们是在呼号了，他们是在战争了，他们疯狂地奔走与反抗，在告诉我们底诗人，他们是厌恶五更调小放牛……一类谣曲底可耻，而在盼望着唱新的歌，战斗的歌了……所以，报告诗、朗诵诗等诸样式底创造，是为人民而创造，是属于人民的创造啊！尤其是朗诵诗，假如我们底诗人，能够把他底朗诵诗，运输到群众的集会里去，能够让他们可以领悟一些，可以记忆一些……到他们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底诗人将不会被世界和祖国遗弃的吧，也将更不会被人民抛开的吧，报告诗底特质，我们同样以为它应该以强烈的语言，战斗的节奏，强壮的精短的姿态，报告人民底活动，也向人民自己报告，它决不是悻悻的，柔绵的，低沉或者悲哀的音韵，否则，它和叙事诗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新的歌颂的形式的发明，底建立，我们不要止于报告诗，朗诵诗，史诗、诗剧等，还可以从我们今天已经提出了的新诗底形式在获取了相当基础以后，我们再挖掘，掘挖出和报告诗，朗诵诗……另一种的，另一种的。为着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底全部历史，为着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能够播在人类活动的领域里，而影响人类底活动的整个的神圣的机构，嘲笑或诬蔑，让我们暂时忍耐吧。

神圣的，光荣的斗争，是各方面的，新的歌颂，斗争的歌

颂也是各方面的。是人类的诗，应该激动着战斗生活，但也在这战斗生活里面，人类底诗，将要成长起来……

让我们底歌颂符合着战斗步伐吧，让我们底歌颂迎接着英雄的呼声吧，让我们诗人踏着为自由，为祖国而牺牲了的人民底血迹去吧！在新的道路，斗争的道路上，让我们叙述那永远不能泯灭的意志，欲望，梦……给未死者，给求生者！

解放了的，与我们今天呼吸在艰苦的年代，它底诗人们已经愉快地从他们灵魂底活耀中诞生了“诗歌日”。他们已经能够在“五月二十四日”（即诗歌日）阔步地走进诗人区，走进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群众底呼声中，去歌颂今天底辽阔，广大、自由、和平，去歌颂他们在别的国家里从没有过的自由的呼吸，去歌颂拥护祖国，去歌颂“在新卡尔加斯基的草原上……哥萨克准备，对向着敌方，若被侵略，我们就战争，将敌人驱逐出边疆……顿河呵，我们还要更加勇敢！”——但我们正生存在艰苦的年代，艰苦的斗争里面，1937年7月7日，我们底斗争正面地展开了，全国人民的未来将由于这一个伟大的7月7日开始了神圣的战争，决定我们做主人或者做奴隶的命运，决定我们自由了或者毁灭了的命运。这伟大的七月七日，应该做为中国的“诗歌日”，为着纪念这神圣战争底开始，我们应该更热烈地歌颂呵！要歌颂卑污的，黑暗的，受奴役的，不自由的中国和它底人民底奋起，从这半殖民地的河岸上，矿山上，棉地上……向敌人斗争，斗争……

“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

1938，1，18

（原载《七月》1938年一集七期）